

拉美研究译丛

Latin American Translation Series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INSTITUTO DE AMERICA LATINA
ACADEMIA DE CIENCIAS SOCIALES

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

CHUI ER BU SI DE XIN ZI YOU ZHU YI

[古巴] 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 著
高静 译



当代世界出版社

拉美研究译丛
Latin American Translatron Series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INSTITUTO DE AMERICA LATINA
ACADEMIA DE CIENCIAS SOCIALES

垂而不死的 新自由主义

CHUI ER BU SI DE XIN ZI YOU ZHU YI

[古巴] 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 著
高静 译



F091.352
M035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 / (古巴) 马丁内斯著; 高静译.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9. 12
(拉美研究译丛)
ISBN 978 - 7 - 5090 - 0586 - 6

I. ①垂… II. ①马…②高… III. ①新自由主义 (经济学) —研究 IV. ①F091. 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0571 号

图字: 01 - 2009 - 7561 号

书 名: 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
出版发行: 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 <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 (010) 83908400
发行电话: (010) 83908410 (传真)
(010) 83908408
(010) 8390840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才智印刷厂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2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090 - 0586 - 6
定 价: 2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
INSTITUTO DE AMÉRICA LATINA
ACADEMIA DE CIENCIAS DE CIENCIAS SOCIALES

拉美研究译丛
Latin American Translation Series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 成立于1961年7月4日，当时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64年归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领导。“文化大革命”期间，研究工作中断。1978年4月全面恢复工作。1981年1月起归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

拉丁美洲研究所设有经济研究室、政治研究室、社会和文化研究室、国际关系研究室、文献信息室、编辑部及行政办公室。

拉丁美洲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主要研究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社会和文化等领域中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



路斯·卡萨出版社

Calle 38 y ave. Cuba, edificio Los Cristales, oficina no. 6

Apdo. 2235, Zona 9ª, Panamá

Alejandrosean@yahoo.com

《拉美研究译丛》总序

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有 33 个国家，总人口 5 亿多，经济总量约 2 万亿美元，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虽然相距遥远，但友好交往源远流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是中国实施和平外交政策的重要对象，也是共同构筑和谐世界的重要伙伴。

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发展同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国家的关系。早在 1988 年，邓小平以其战略家的深邃眼光，对世界发展前景作出了这样的预言：“人们常讲 21 世纪是太平洋时代……我坚信，那时也会出现一个拉美时代。我希望太平洋时代、大西洋时代和拉美时代同时出现。”他还指出：“中国的政策是要同拉美国家建立和发展良好的关系，使中拉关系成为南南合作的范例。”2004 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要从战略高度认识拉美的重要指示。2004 年 11 月 12 日，胡锦涛主席在巴西国会演讲时指出，中拉关系在不远的将来能够实现如下发展目标：（1）政治上相互支持，成为可信赖的全天候朋友。（2）经济上优势互补，成为在新的起点上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3）文化上密切交流，成为不同文明积极对话的典范。

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在争取民族解放、捍卫

国家独立、建设自己国家的事业中有着相似的经历，双方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立场。中国高度重视拉美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领导人也认识到中国的重要性，对与中国的交往及合作持积极态度。

作为中国—拉丁美洲友好协会的会长，我非常高兴地看到近年来中拉关系发展迅速。许多拉美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纷纷到中国来访问，中国国家领导人也曾多次访问拉美。特别是2004年11月胡锦涛主席访问了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古巴四国；2005年1月曾庆红副主席又访问了墨西哥、秘鲁、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以及牙买加。至今中国与委内瑞拉建立了“共同发展的战略伙伴关系”，与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智利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全国人大与许多拉美国家的议会都保持着较密切的交往，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美洲国家组织和拉美议会的观察员，和里约集团、安第斯共同体、加勒比共同体、南方共同市场都有联系。中国与拉美国家在经贸领域中的合作也已全面展开。在1993～2003年的十年中，中拉贸易额增长了近六倍。2005年，中拉贸易额首次超过500亿美元。

2005年12月6日，我应邀在美洲国家组织发表了题为《中拉合作前程似锦》的演讲，指出中国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之间的政治合作基础良好，经济合作前途广阔，文化合作尚需推进，民间交流大有可为。为此我们应当突破地理的距离及语言的隔阂，全面而深入地了解拉美地区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进一步促进中拉关系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是国内专门从事拉丁美洲研究的唯一科研机构，成立于1961年。长期以来，该所科研人员完成了大量科研成果，为党和国家的决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从2006年开始，他们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出版了一套《拉美研究丛书》。现在他们又推出一套《拉美研究译丛》，以满足我国外交部门、企业界、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媒体以及公众对拉美知识的需求。我认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将会增进我国各界对拉美的了解，也将对促进我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友谊及合作作出应有的贡献。

尽管中国和拉丁美洲距离遥远、存在差异、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还有待进一步发展，但我作为一个审慎的乐观主义者，对中拉合作的前景充满信心。我愿意和大家共同努力，在中国人民和拉美人民之间架起一座友谊的桥梁，为促进相互合作与共同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成思危

2007年1月20日

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著 《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中文版序

古巴共和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

卡洛斯·米格尔·佩雷拉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发展模式的式微衰竭，与全球化如影随形的新自由主义逐渐成为主导全球资本主义积累进程的政治经济潮流，在除古巴外的拉美和其他地区尤其如此。

在经济领域，公共资产私有化、弱化国家作用、开放市场、资本流动自由化、经济增长有量无质和以形形色色的所谓自由贸易方式切入全球化等等已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同义词。拉美和加勒比国家选择了以自由贸易协定的模式切入全球化市场。但是，美洲自由贸易区（ALCA）胎死腹中，成为一个令人悲悯的词汇。对新自由主义，美国历届政府虽然只字不提，但却通过推行自由贸易协定将新自由主义强加给拉美国家，使其就范。在自由贸易协定中，新自由主义虽然被更换名称，但只需简单浏览一下自由贸易协定的条款，就不难发现，如果不严格执行新自由主义教条，这些协定是无法被安排实施的。

在意识形态方面，新自由主义立足于新古典主义思想和名不符实的“华盛顿共识”，并一直力图传播这样的思想：要通过

市场化的调整使经济更加富有国际竞争力。反过来，市场对这样的经济调整心存感激，为提高人们的消费水平而配置资源。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在政治领域，新自由主义致使权力向国内寡头精英和跨国公司的代理人集中，使之能够肆无忌惮地对工薪劳动者，即资本主义的主要利润来源进行超级剥削，独揽对战略性资源，如能源、水资源、生物多样性和镍矿、钴矿等矿产资源以及资本流动必经路径的控制权。

1973年，智利军事独裁政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率先开始了新自由主义试验。80年代，南锥体国家随后跟进。90年代至今，新自由主义已扩散蔓延至整个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成为本地区政府决策的主宰。长期以来，拉美国家专注地进行经济调整，追求经济自由化、宏观经济平衡、治理通货膨胀，以实现新自由主义关于通过经济调整实现财富外溢的诺言。批判和抨击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因此受到抑制，难以发展。为此，人们一度认为新自由主义模式在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真正的胜利。

然而，新自由主义所取得的些微成绩与所付出的高昂社会代价远远不成比例，这使人们日益清醒，新自由主义一天比一天更难行得通。新自由主义思想当道时期，经济和社会矛盾不仅日趋激烈而且开始表现为一场新自由主义模式公信力、可持续性甚至可行性危机。

30多年来，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所经历的严酷经济、社会和政治现实清楚地表明，新自由主义思潮以及与其密不可分的政策并不是一个能够真正引导拉美国家实现发展的选择。因此，有必要对新自由主义进行思考并反其道而行。当前的世界经济

和金融危机再一次表明，有必要对新自由主义展开讨论，并急需建立能够取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

然而，虽然经济、金融危机肆虐全球，《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一书——正如书名所表明的那样，并不是宣告新自由主义寿终正寝的胜利宣言。新自由主义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虽然世界各国都深受其害，但未能就其解决方案达成共识。在这本书里，作者并没有简单地为批判新自由主义这一全球性经济模式而展开滔滔论辩，而是通过严谨的论证，探究新自由主义产生的原因、历史渊源并为这一复杂的问题找寻可能的解决方案。

中国读者在这本书中可以看到，通过一整套经济学分析，作者证明了新自由主义的负面性，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是这场全球性的经济、金融、生态危机的催化剂。时至今日，这场危机还远未探底。实际上，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先生并不是预言家。他是著名的古巴学者和坚定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投入大量时间致力于经济学和国际金融研究，力图探索出一个综合的社会经济模式，取代当今主导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模式。所以，这本书并不是一本危机应对手册。尽管如此，本书提供的珍贵素材，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危机的实质和影响。

此时此刻，我们向中国公众呈现这部作品。在这本书中，奥斯瓦尔多·马丁内斯博士考察了新自由主义思想各个流派的历史背景及其发展及衰落的各个历史阶段。新自由主义的技术性、概念性主体一度被帝国主义列强奉为政治思想旗帜，为其征服世界的野心服务。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浪潮是20世纪帝国主义发起的最猛烈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攻势，”这一论断并非出于作者的个人喜好。

纵观全书，读者看不到咬文嚼字的辩论，因为新自由主义捍卫者们的生命力、传播能力及意识形态影响力是不能低估的。本书对马丁内斯博士的一系列演讲稿、论文和短文进行了编纂。在这些文稿中，作者揭露新自由主义的真相、破除有关新自由主义的神话。神话之一就是新自由主义展示为一种新鲜思想流派的归宿，用以粉饰这一令人厌恶的现实，即新自由主义全无新意，毫无任何新鲜之处可言。

此外，《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启发我们对那些看似显而易见，其实并非如此的事物提出质疑、进行思考，因为，事物背后隐藏着多重复杂的矛盾。作者自问：“新自由主义的终结性危机是否已经到来？”“新自由主义能否阻止其危机的发生，能够通过再次展示其超常的生命力来稳固其统治地位？”“商业化对社会生活的致命侵入，是否会导致新自由主义荣归以往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胜利？”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面对这样一个抉择：是听从市场盲目规则的主宰还是捍卫国家在经济决策中的主导地位。这一问题实实在在地摆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我们必须做出抉择。

早在2009年4月20国集团伦敦峰会上，公然实施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做法就遭到强烈反对，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日渐衰落的国际组织获得了新鲜血液也是不折不扣的事实。人们或许该问，向这些机构注入更多的资金、对所谓的逃税天堂实施控制、对金融高管的工资进行规范以及其他金融和技术性“药方”就足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众多而复杂问题了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只要再问这样一个问题就足够了，即，这些“药方”同全世界人民要求美国加强金融业监管有多少相

关性？时至今日，全球金融市场状态依旧，毫发未变。其对实体经济、劳动力市场、社会保障基金、经济和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威胁潜伏待发，有可能使当前的危机加剧。

正如作者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正在一场终结性的危机中挣扎，只有当一种可行的、连贯的、可以持续的经济替代方案取得成功后，新自由主义才能寿终正寝。

当前的国际形势可以为重新设计国际秩序搭建一个平台。因为在国际层面，绝大多数国家的人民都呼吁建立更加公正、民主、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让机会之门向全人类敞开，让国际贸易真正实现互补，让真正的一体化和发展性合作得以推进，不再有人试图将不切实际的贸易对等强加于人，也不再有人能推行所谓自由的而非公正的贸易。所有这些，都不能寄希望于所谓的市场美德，也不是一个具体的方案、计划或者宣传活动力所能及的。

为了让子孙后代明鉴历史，上述思想及其他思想在本书中充分展开。毫无疑问，作者在这方面的高尚努力，值得褒扬。当前，“宣扬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文献繁多，新自由主义的铁杆追随者甚众”，他们试图利用世界著名学府学术研究为新自由主义输血打气。为此，作者启发我们，要摒弃天真的想法；作者还提醒我们，在危机面前大多数新自由主义捍卫者已经噤声沉默，但那些被新自由主义“缀满亮片的华服”蒙骗的人们依然会死死抓住它的衣角不放。

中国的改革开放历经 30 多个春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成就显著。时值新中国迎来 60 岁华诞，能为本书的中文版作序，我十分荣幸。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对中国读者研究新自由主义的原因、发展及其严峻后果有所帮助。本书科学严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不仅利于当代，而且将泽及后人。

谢谢。

《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 中文版序

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王伟光

我在2008年4月应古巴科技和环境部的邀请前往古巴访问。访问期间，荣获古巴科技和环境部颁发的“古巴共和国荣誉研究员”荣誉称号，其间有幸会见了古巴著名学者马丁内斯博士。马丁内斯博士2007年夏天曾经来华访问，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拉丁美洲研究所等处就新自由主义以及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作过多场演讲，同中国学者进行过内容丰富、气氛热烈的讨论。我同马丁内斯博士在哈瓦那依依惜别时，他以《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一书赠念，我应允把此书介绍给中国读者，并答应为中文译著作序。现在拉丁美洲研究所组织翻译的中文译著即将出版，我撰此拙文以为序。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蔓延几乎同中国的改革开放同步，上世纪80年代中期，对于刚刚打开国门探求富民强国之路的中国而言，思想精华与糟粕同时进入中国，日渐时尚的新自由主义也随之侵入中国，亦展开了有关新自由主义的褒贬争论。事实是最好的裁判者。进入90年代后，俄罗斯采用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而陷入停滞、墨西哥因过度自由化而爆发了“龙舌兰

酒”危机、推行自由开放经济政策的东南亚各国惨遭金融风暴的侵袭、阿根廷的新自由主义探戈用滞涨的方式结束了一连串华丽的舞步，陷入了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危机……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差距日趋增大，收入分配不公、贫困现象日趋严重等社会问题浮出水面，日渐严重……这些事件的连续发生，令一度燥热的新自由主义争鸣变得失调，新自由主义是上述危机和问题产生的根源、新自由主义已然失败的观点已成为有见地的人们的共识。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经历了上述诸多失败，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包括许多左翼当政的国家，如巴西、乌拉圭、智利等并没有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彻底决裂。由此看来，对新自由主义的研究批判并不应该因新自由主义在现实中经历了种种败笔而告终。《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从历史渊源上探究了新自由主义的起落兴衰，解释了新自由主义异乎寻常的生命力源自何处，从而指出了经过“后新自由主义时期”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与动辄数百页的学术著作不同，《垂而不死的新自由主义》篇幅不长，且鲜有貌似深奥的学术字眼，但立场鲜明、资料翔实、说理透彻、语言生动、风格朴实，是一本难得的“凭借文学家的造诣从事经济学写作的”经济学著作，既适于普通读者日常阅读，又可以为研究批判新自由主义提供参考和借鉴。我在下面简略描述一下该书作者的主要观点，以飨读者。

1944年，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一书的问世，标志着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初步形成。新自由主义并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新’字这一前缀所代表的不过是自由主义

的陈年旧论在二战以后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应用。新自由主义将现代计量经济学、全球化金融市场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有的术语等收纳到自由主义当中。然而，对其核心思想最恰如其分的表述却存在于亚当·斯密的著作中：资本主义体系乃‘自然秩序’，它是一个钟表样精确而完美的机制，拥有一个能够自我调控的完美机芯（市场）。因此，不应当有任何外力干涉其实质的均衡。私有产权源自人类天性，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一致，国家应当远离私有经济活动，只需充当‘生产安全’的守夜人。”归根结底，“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兴起时的自由主义思想一脉相承，是全球化现代资本主义的指导思想。

事实上，新自由主义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理念。在 worldview 方面，强调个人自由、私人利益；其政治观点，立足于“相互依存”的世界主义；在经济领域，主张减少国家干预，崇尚私有，主张放任自由的市场经济。上述三个方面相互影响、互相联系，在学术上，更是体现了跨学科、多领域的特点，但其实质却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理念。20 世纪 70~80 年代，“新自由主义”与其他理论交叉，形成了许多流派和分支，包括理性选择理论、集体行为理论、相互依赖的决策理论、博弈论、国际规则论、国际政治学或者国际经济学等等。事实上，几乎所有的自由主义分支和流派都天然地同经济学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联系。其中，理性选择理论、集体行为理论、相互依赖的决策理论、博弈论以及国际政治经济（或者经济政治）学，本质上都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学理论，受资本主义世界观和国家政治观点的影响。在政策层面，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主张“小政府”、“大市场”，因

此“私有化”、“贸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价格市场化”，成为新自由主义的主导性政策措施。

从自由主义诞生到新自由主义受挫，这一思想体系在19世纪后半叶兴起，经在20世纪初大萧条中惨遭失败，数十年的沉寂之后，随着里根和撒切尔在美英当政，新自由主义再次大行其道，在全球蔓延。作为一个思想派别，自由主义在经历了大萧条的重创后能够以新自由主义的面孔主导世界政治经济思潮，历经两百多年两度衰荣，其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其理论体系同全球化时代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结合。

学过西方经济学的人对自由主义以及新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形式上的优雅都有着深刻的体会。“无论是基于不真实的假定的比较优势，还是边际主义以及那些一般均衡的模型；无论是生产的功能，‘理性选择’，还是用以反映在全球化了的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发生的各种事件的数学模型，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思想所赖以存在的不过是优雅的逻辑和强烈的智力吸引力。”然而，优雅的形式逻辑的基础却是一系列不切实际的假设和前提，最为典型的假设是完全竞争——这一在现实中从来而且似乎永远也不会存在的情况。

这些假设和前提令自由主义经济学显得基础薄弱，回溯自由国家的崛起历史，甚至可以发现自由主义理论所提倡的理念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英国和美国，是两个被看作是通过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政策达到世界经济领先地位的国家。实际上，这两个国家过去在使用保护和补贴方面却是最“有所作为”的。而且，几乎今天所有的富裕国家在过去都曾通过关税保护和补贴来发展他们自